

消防演练进社区 保障居民过好平安年



□记者 孙安平 文/图

本报讯 寒假来临，为切实做好家庭消防安全宣传工作，进一步预防住宅火灾事故的发生，1月23日上午，市消防救援支队使用网络直播的方式开展家庭隐患排查和学习活动(如图)，进一步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消防安全意识。

在活动现场，两组家庭成员以比赛的方式分别在卧室、客厅寻找火灾隐患，随后现场主持人分别对查找的隐患进行了点评，现场还设有抢答和逃生环节，给在场的家庭成员上了一堂难忘的消防课。

“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先是我陪孩子一起完成了一次寒假消防安全作业

，另外就是把我以前学过的一些消防知识和逃生技能运用到实践当中，理论知识付诸于实践，孩子在这次活动当中也学到了很多消防知识。”参与家长说。

据了解，通过直播查找隐患、消防知识问答、模拟逃生、现场讲课的形式，让大家更加直观地了解到家庭消防安全的一些内容，学习了真正有用的消防安全知识。

市消防救援支队相关负责人介绍，组织开展此次寒假消防作业直播活动，旨在提高全市中小学生消防安全意识以及自救逃生的技能，同时也希望中小学生在家里能够学习查找消除身边的消防隐患，掌握必要的消防安全知识，过一个祥和快乐安全的春节。②9

扶沟第一所少年军校揭牌

□记者 金月全
通讯员 郭华才 文/图

本报讯 1月22日上午，扶沟县第一所少年军校揭牌仪式在该县实验小学举行(如图)。

扶沟县委常委、县人武部政委闫忠玉代表扶沟县国防教育办公室向县实验小学成为扶沟县第一所少年军校表示热烈祝贺。他希望学校充分利用少年军校这个

平台，把国防教育培育成为校园文化特色，进一步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深入开展。此外，该县人武部向实验小学赠送全军十大英雄挂像和国防教育书籍。

成立少年军校、开展国防教育相关活动，是增强扶沟广大青少年学生的国防意识，激发学生从小热爱国防、关心国防的爱国热情，这也是贯彻落实“国防教育从娃娃抓起”的具体举措。②18

(接上期)

“2013年6月，我们一家回到河南周口。唤唤带孩子在家，我去厦门上班，还干电鍍活，每月三四千元。但我肠胃不太好，吃饭少，没力气。今年6月回来了，在家帮亲戚搞装修，没有活儿，挣不来钱，老婆又怀了第二胎，想要个女孩，做B超还是男孩，男孩就男孩吧，白家又多了一条根。但是负担更重了，我还是想挣钱，就来新疆拾棉花。老婆不让来，担心我身体吃不消，我说，先找个地方赚一点钱吧，赚一点是一点。”白路根始终微笑着向我讲述，他在讲述中品味爱情带来的甜蜜，对于拥有这份纯真爱情的他，苦难的童年算不了什么，苦累的生活也算不了什么。

他说：“我老婆勇气可嘉，她明明知道，嫁给我生活的路会很难走，但她还是历经八年的坎坷选择了我。她在经济上支持我，在精神上鼓励我，再苦再难也不放弃我，不放弃这份感情。我心里感觉过意不去，娶了她就像害了她一样，没有给她一个好日子，一个好的家。”

“儿子的户口，本想在湖南老家落户，但想到老家那里没有亲人照顾，河南这里有父母，亲人多，老婆孩子不孤单，就落户河南了，把根留在这里。”

“我一直在考虑父亲给起这个名字的含义，孩子户口落下了，我才明白过来，父亲是让我，无论根扎在哪儿，

都要走好脚下的路，一步一步脚印地向前走。”

我把白路根的话，飞快地记录到本子上，他说：“大姐，我和老婆有个理想。”

我抬头问他什么理想，他说：“想在周口开家湖南湘菜馆，在姐姐饭店帮忙时，我学会了几道招牌菜。今年给丈母娘过生日时，我操刀露了一手，大家都说怪好吃。”

我说：“我也想尝尝，可惜你的饭店不清真。”

我俩正说笑，白路根的手机响了，他一看号就笑，背过头去说话：“嗯，挺好的，天天吃白米，不累……”

我知趣地走开，手机里飘出一个女孩子的声音，细细的，柔柔的，纯纯的，似一缕轻柔的暖风。我忽然感觉到了春天，棉田里吹来一股爱情的风。

耳边想起冰心先生的那句话：“有了爱就有一切。”

做晚饭时，月清嫂在蒸馍馍的大锅里，专门给白路根蒸了一碗大米饭。这个未来的湘菜大厨，为这碗白米饭思念了四十多天。

吃过饭，姐妹们各自进行短暂的休整，舀热水洗头洗脚，暗影里清洗下身。没有专门的洗浴间，洗浴间就是大院子。零下气候，泼水成冰，刚洗完头发，跑旱厕解个手，回来就像顶了一头细钢丝。洗好的衣服，搭在绳子上，不大会儿，就硬成了一张干羊皮，风一摇，咔咔地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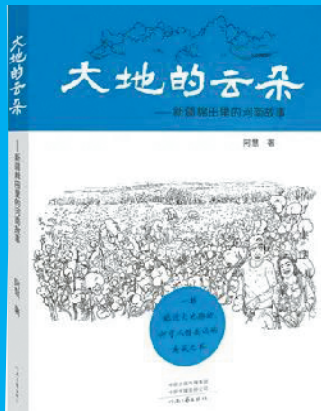
我就着风洗了脸和脚，

长篇纪实文学连载

大地的云朵

——新疆棉田里的河南故事

□阿慧



在没冻上之前往屋里跑。一双绣花鞋横在我眼前，绣花女莫鲜灵笑嘻嘻地说：“姐，别嫌弃，这双鞋送给你。”

我接过来，把绣花鞋从右手转到左手，问：“给我的？为什么？”她说：“看你喜欢就送你喽。”

走到门口她又说：“俺婆婆说了，喜欢的东西要送给喜欢的人。”

啊，我还是一个让人喜欢的人！低着头，我喜眯眯地进了屋。

坐在沙发上我端详这双鞋，仍是黑底黑帮黑襪子，但鞋头却绣着一朵大菊花，花瓣开得如张开的手掌，每一片花瓣的颜色都不一样。那柔长的丝线，描上柔长的菊花，赤橙黄绿青蓝紫，七片花瓣，七种色彩，似开在黑色天幕上的七彩烟花。那炸裂般的美艳，蕴含了绣花人浓郁醇厚的感情。

姐妹们入睡可真快，头一挨枕头就呼呼上了，这枕头是世界上最厉害地催眠器。

好像刚把被窝暖热，好像刚有了一个梦的开头，门外有人硬着声音喊：“起来啦！吃饭啦！”床铺上开始有人翻身，揉眼，哼唧，发脾气，放小屁儿。昨晚，张立老板就安排要早睡早起，说是杨老板的哪块地离村子比较远。可是没想到要起这么早，我看看手机，还不到五点钟，确实有点早。有人边提裤子边骂娘，含含糊糊，不知道骂的是谁的娘。有人说

要回家，今天就走，一定得走。

吃了饭，提上包，水杯里灌上水，爬上两辆咚咚叫的大半截头车，就没人说话了。寒冷封住了每个人的嘴，留些热气在肚里，连下边的口都要招呼得紧紧的，不能随便乱跑气。

车灯一打，寒气像受了惊吓，一团团地乱飞，飞不远，绕着光柱转。

柏油路冻得硬邦邦的，车轮子碾去，哒哒哒，一车人蹦跶个不停。

随着颠簸的节奏，有人哼了两声，那呻吟，是那种真实的疼，像惊动了肚子里的胎儿。我拿眼去寻摸，一堆女人挤成一团，你靠着我的肩，我抵着她的背，把脑袋埋在避风处，分不清谁是谁。低头想，这两天吃住在一起，没听说谁怀孕呢？怀孕事小，颠流产事大。正一个人瞎操心，抬眼见，车灯的光柱里晃入一条人腿，正疑惑，一晃又三条腿，再看是两个人的背影，厚棉袄，军大衣，围巾包着头，辨不出男女，胳膊窝夹着编织袋，双手插进袖筒里，踢踢踏踏沿着路边走。前头又有三个人，相似的打扮，听见后面有车响，纷纷回头望，六个眼珠闪烁成六个亮幽幽的白点，样子看起来有些诡异。我吓了一跳，曾被夜间蓝幽幽的猫眼吓到过，没想到，人眼也那么可怖。

(未完待续)

(此书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